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書目

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

翦勝野聞

徐禎卿

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允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

諱世珙元初藉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
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
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
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
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
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爲善人先伯娶劉
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
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
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
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

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縑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刀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

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復可攷今自仲八公高魯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根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 曾祖考爲資德大

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 大夫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

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
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壟焚香告祭遵舊
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
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
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
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
德存仁 以求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
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穿

穴 太祖與仲兄謀草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縋
絕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
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
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
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虵擾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群坐藉
土虵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
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

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堦於前甫奠忽霹靂
大震白龍夭矯自堦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
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
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
也夜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郭
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
結納曰後十年主君當爲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

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麤士人人欲更試大位
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
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嘗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
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至矣旣寤適太祖至
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
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
船給官胥之屬

僞周主張士誠面縛見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爲哉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元江淞行省參政臣周伯琦曰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責乃資賊以爲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帝以爲佞臣命誅之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爲陵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媼嘗備禮儀送

帝歸黃覺寺中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
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
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
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
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
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
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
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
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
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

中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
如初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欲避火災也
屢築屢潰乃命袁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卽就

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匕飭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
焉泊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旣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觴焉至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

驚拜 殿下 帝聞之乃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骸骨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

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上請歲

覲陛階旣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

恩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

人璲孫殿廷儀禮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

暮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譴 帝微使人廉

之則無恙大怒下璲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

先是濂嘗授 太子及諸王經 太子於是泣且

曰臣愚戇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

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
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
殺人何預汝耶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
三級解衣舄者皆斬之曰 太子溺俟汝解衣而
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
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
宋先生坐罪薄爲作福祐之 帝艷然投筯而起
濂至 帝令無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璩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胷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
太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帝怒舉盃擲之羹汚狼籍后耳畔
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
人中有冒名代請者帝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

吳僧求隆

嘗居蘇之尹山寺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

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
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中侍曰煩語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
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宦盤旋舞於龕

頂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上命以所遺香
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上喜曰此真神僧
永隆雨也太祖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
爲之圖及后薨帝慄不樂愈肆誅虐太子
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
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
汝弗能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
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
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帝怒卽